

半个多世纪以来
被美国及西方世界
刻意掩盖和遗忘的全球灾难



On
Western
Terrorism
From
Hiroshima
to Drone
Warfare

以自由之名

民主帝国的战争、谎言与杀戮
乔姆斯基论美国

[美] 诺姆·乔姆斯基 安德烈·弗尔切克 著
宣栋彪 译

Noam Chomsky
Andre Vltchek

中信出版集团

On
Western
Terrorism
From
Hiroshima
to Drone
Warfare

Noam Chomsky
Andre Vltchek

以自由之名

民主帝国的战争、谎言与杀戮
乔姆斯基论美国

[美] 诺姆·乔姆斯基 安德烈·弗尔切克 著
宣栋彪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以自由之名：民主帝国的战争、谎言与杀戮，乔姆斯基论美国 / (美) 诺姆·乔姆斯基，(美) 安德烈·弗尔切克著；宣栋彪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12

书名原文：On Western Terrorism: From Hiroshima to Drone Warfare

ISBN 978-7-5086-6818-5

I. ①以… II. ①诺… ②安… ③宣… III. ①国际政治—研究 IV. ①D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248054号

On Western Terrorism: From Hiroshima to Drone Warfare by Noam Chomsky and Andre Vltchek

Copyright: © Noam Chomsky and Andre Vltchek, 2013.

On Western Terrorism: From Hiroshima to Drone Warfare first published by Pluto Press, London www.plutobooks.com.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Peony Literary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以自由之名：民主帝国的战争、谎言与杀戮，乔姆斯基论美国

著 者：[美] 诺姆·乔姆斯基 [美] 安德烈·弗尔切克

译 者：宣栋彪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承印者：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8 字 数：104千字

版 次：2016年12月第1版

印 次：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

京权图字：01-2013-5785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 号：ISBN 978-7-5086-6818-5

定 价：3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400-600-8099

投稿邮箱：author@citicpub.com

序言

这位和我讨论这个世界的状况的人，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知识分子”、“我们时代被最广为引用的人”或“一位与无数弱者遭受的掠夺英勇斗争的战士”。但他是不会接受这些溢美之词和豪言壮语的。

对我而言，诺姆·乔姆斯基也是一个钟爱玫瑰和上等红酒的人；他在述说历史和那些在他生命中经过的形形色色的人的时候是热情而亲切的；他是一个善于提问并认真倾听的人；他也是一个非常和蔼的人、一个充满关怀的人类的一员和一个可亲的朋友。

在诺姆位于麻省理工学院的办公室的一面墙上，悬挂着伯特兰·罗素的照片和他的一句话：“三种简单却强烈的感情支配



2012年6月14日，诺姆·乔姆斯基和安德烈·弗尔切克在乔姆斯基位于麻省理工的办公室中交谈。（照片版权所有：濑木弥生）

了我的一生：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和对人类苦难无法抑制的同情。”

出于某些原因，每当我想起这句话时，我总感到它就是诺姆说的。可能是因为从他的所作所为中我可以看到，这句话似乎就代表了他自己的人生哲学。

多年以前，我们两人第一次在纽约相聚。他对我说：“我们去散散步吧。”“然后我请你喝杯咖啡，”他开玩笑地说，“你知道的，我可是个富裕的美国人。”

我们在熟食店买了两杯咖啡，在纽约大学附近的公园长椅上坐了好几个小时。我们聊天、“交换意见”、探讨这个世界。当然，当时的我也是有美国公民身份的，但诺姆的确是我们两人中的那个“富裕的美国人”，也是所有人中的那个“富裕的美国人”。

在我与他度过的最初的那些时光里，我感受到的是善意和同志般的友情；我感到很放松，仿佛不存在年龄的鸿沟，仿佛我要会见的不是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而是一位老朋友。

属于我们两人的历史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我们在若干年时间里相互通信，探讨政治和西方的罪行，但我们也讨论一些很简单的东西，像是我们对于知识的热情以及这种热情的起源。对

他来说，其中之一便是那家由他的亲戚所拥有的，位于百老汇和72号大街交叉口地铁站上面的书报摊。对我来说，则是我的俄罗斯外祖母，在我几乎不到四岁时，她就开始把数不清的那些伟大的书读给我听。

在诺姆写给我的信中，许多内容是关于他的家庭的：他向我讲述这个家庭是如何在美国成长的，讲述他那位当时居住在尼加拉瓜的女儿，讲述他挚爱的妻子卡罗尔。卡罗尔对我也非常友善，她阅读了我早期的政治方面的作品，并给予我热切和真挚的支持和鼓励。诺姆在一封回忆越战时期的电子邮件中向我解释道：“对卡罗尔而言，除了成为一名杰出的语言学家和教授之外，别无选择。你也知道，总得有人来支持这个家庭，而我时不时地要进监狱。”

我在给他的信中也讲述了我自己的童年。我的童年是在纷乱不安中度过的，因为我成长在一个混血的家庭：我的母亲拥有亚洲和俄罗斯血统，父亲则是欧洲人。除了工作之外，我们还分享许许多多其他的东西。从那时候开始，诺姆就像是我的一位至亲，也是一个父亲般的角色，而后者正是我生命中极度缺失的。同时，他也是勇气、智慧和正直的典范。

* * *

当诺姆不知疲倦地旅行，拜访那些需要他关注和支持的地方和人民的时候，在某一时刻，我也决定回到我的战地工作中去，回到那些在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里针对无数人的灭绝行为不断出现的冲突之地上去。

不停地有人在死去；人们在自由、民主和其他堂而皇之的旗号下遭受屠戮。我通过写作、电影和照片见证了太多恐怖的发生和生命的破碎，描述这些事件非常困难，也让我感到非常痛苦。但为了去了解和理解这一切，并为这些“边缘地带”提供证词，我感到自己不得不去这么做。在这个时代，这种记录太稀缺了。

这些事件导致了全世界无数人类的苦难，其中的绝大多数关乎贪婪，关乎统治与控制的欲望。而后者又几乎都来自于“旧大陆”以及它在大西洋对岸那个强大而残酷的后裔。你可以给这个根源冠以很多种称谓：殖民主义或者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或者企业的贪婪。但是，名称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所带来的痛苦。

我对诺姆的工作怀着最崇高的敬意和钦佩，但我从未想过要步其后尘。我想要做的是对他的工作进行补充。当他站在知识界和社会活动的前线的时候，我则试着从战地前线 and “犯罪现场” 收集口述和影像的证据。

就他一直所致力的工作而言，没有人能比他做得更好了；在取得的效果上也几乎无人能望其项背。再对诺姆·乔姆斯基所做的如此出色的工作加以复述和肯定，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我去往刚果民主共和国、卢旺达、乌干达、埃及、以色列、印度尼西亚、东帝汶、大洋洲和其他众多成为西方资本实施或策划的掠夺、蹂躏以及残杀的对象的地方。我尝试独立地去阐释他所说的和所描述的对象。

多年以来，诺姆和我交换并比较各自的意见。这项工作有时候进展快速，有时候则会出现很长时间的中止，但最后总是能努力得以完成。我认为，我们所为之奋斗的是同一种使命：民族自决的权利和世界上所有人的真正的自由。我们也和殖民主义、法西斯主义以及从中衍生出来的所有事物做斗争。

我们从来没有宣称过这些东西，也从来不对我们的活动做任何的定义。对诺姆来说，与不公正做斗争似乎就像呼吸一样自

然。对我来说，与他共事并在他的结论的启迪下进行拍摄和报道，不仅是一种巨大的荣耀，也是一次伟大的探险。

* * *

在目睹和分析了世界各地无数残酷的冲突、侵略和战争以后，我确信，几乎所有的这些都是由西方出于地缘政治上的和经济上的利益所策划和煽动的。但有关这些残酷的事件以及那些殖民帝国毫无顾忌地残杀人类的“信息”，却稀少和扭曲到了近乎荒诞的地步。

乔治·奥威尔把除了欧洲、美国和一部分亚洲国家之外的人称为“非人”（“un-people”），诺姆同样喜欢反讽地使用这一表述。但更加仔细地加以审视后，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人类中的大多数正是这数十亿的“非人”。

我在西方媒体上所读到的，和我在世界各地所目睹的是不相符的。失败的封建主义国家被誉为“生机勃勃的民主国家”，压迫人民的宗教政权被描述成是“宽容”和“温和”的。与此同时，民族主义的和社会本位主义的国家则被不断地妖魔化，他

们本土的和独特的发展模式和社会模式遭到诽谤中伤，被描绘得晦暗无光。

伦敦和华盛顿聪明的宣传者要确保“保护”全世界的公众不受“不愉快的真相”的干扰。公众舆论、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受到人为的操纵。它们和大批量生产的汽车和智能手机一样，通过广告和宣传被推向市场进行兜售。

诺姆已经写了几本书，其中也涉及大众传媒在宣传活动中扮演的角色这个问题，这对我们理解我们的世界是如何被控制和统治的至关重要。我也写了无数的报道，用例子说明西方大国及其机构是如何进行意识形态操控的，也多次尝试回答像宣传以及对大众传媒的控制这些问题。

西方的错误信息常常清楚地指向那些拒绝遵从西方指令的国家：古巴和委内瑞拉、厄立特里亚、中国、伊朗、津巴布韦和俄罗斯；另一方面，西方却美化那些代表西方利益去蹂躏其邻国或是掠夺自己穷苦人民的国家。

恐惧和虚无主义已经蔓延全球。西方似乎是这个世界无所不能的主人，人们害怕成为西方的目标，害怕受到西方的“惩罚”，害怕被贴上标签、打上标记或者遭到冷落。

来自西方媒体和学术界的宣传者在这种虚无主义的传播中帮了忙。忠诚的宣传员受到雇佣，宣传这种虚无主义，他们受命与所有形式和来自世界所有角落的所有进步和独立的思想理念作斗争。乐观主义、热情和对更好的世界秩序的所有梦想都受到攻击、中伤、怀疑或至少是嘲弄。

* * *

我时常感到绝望，但从来没有准备放弃战斗。形势如此危急，个人的疲惫似乎是无关紧要的。

在我周游世界，夜以继日地拍摄影片和写作时，我常常会想起诺姆。他是我所知最镇定，在知识和道德上最可靠的人。他挺身而出，骄傲地直面帝国主义“坦克”的勇气鼓舞和启迪着我。在某一时刻，我感到一种热切的愿望，希望与他并肩作战。我希望通过谈话的方式，总结我们所知的这个世界的不安状况。

我写信给他，请他至少花两天时间在镜头前讨论这个问题。他慷慨应允。在工作和生活上都对他无微不至的助手贝弗也表达

了她的祝愿。事情就这样发生了！我的日本剪辑师秦岳志（Hata Takeshi）和我立刻达成一致，决定共同制作我们谈话的影像版。我位于伦敦的出版商冥王星出版社（Pluto Press），也决定将我们的对话以书本的形式出版发行。一切都进展得如此迅速。

我们没有筹集任何资金。秦先生将一支规模不大但极为专业的日本电影制作团队带到波士顿。认识到这个计划的重要性后，他们没有要求我们预付报酬，我们只是模糊地承诺会在未来支付报酬。

我从非洲飞到欧洲，从那里前往智利的圣地亚哥，又从特木科（Temuco）开始了前往波士顿的漫长旅程。我即将与诺姆会面。我在途中收集视频素材，途经拉美诸国，在很多年里，这儿曾是我的家。它们在早年间遭受帝国主义的破坏，但在今天得到了解放，骤然地洋溢起乐观主义，它们变得多姿多彩，实行公开的社会主义，它们获得了自由。

弥生小姐从肯尼亚飞抵波士顿，向我们提供支持和帮助。我们在波士顿的朋友弗蒂尼（Fotini），也为我们提供了住所和交通上的帮助。电影制作团队也在会面前两天抵达。一切都进展得很顺利。

* * *

在麻省理工大学两天多的时间里，我们讨论了西方国家对不计其数的屠杀以及他们在几个世纪里传播到全世界的恐怖应承担的责任。尽管这是个痛苦而尖锐的话题，但我们的谈话进展得非常流畅和顺利。

我们并没有在每一个问题上都达成一致：对阿拉伯之春和土耳其的情况，诺姆似乎比我更为乐观。而且，与我不同，他似乎确信西方终于正在失去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控制。但在所有的根本的价值观上，我们是相同的。在这场讨论中，两个亲密的盟友团结在了为共同的事业而奋斗的旗帜下。

我们谈话的主题有很多：从广岛原子弹到无人机战争，从早期殖民主义到西方宣传机构使用的现代手段。这次谈话也把我们带回到纽约的百老汇和 72 号大街交叉口的书报摊；还把我们带到尼加拉瓜和古巴、中国、智利和伊斯坦布尔，带到这许许多多对我们而言无比亲切的地方。

我以我所做的一个计算开始了我们的讨论。据我计算，“二战”结束后，大约 5500 万人直接死于西方的殖民主义，数以亿

计的人则间接地遭到屠杀。在讨论的结尾，诺姆表示，所有人都可以做出选择：行动起来，或者袖手旁观。

* * *

对话结束后的几个月里，我环游世界，为影片和书收集视频和照片。我想要阐述我们所表达的，我想要让观众和读者不仅通过我们的文字，而且也通过影像参与进来。在几个星期的时间里，我与开罗和塞得港（Port Said）的埃及革命者一同分享希望和梦想，也在以色列占领的叙利亚戈兰高地上与德鲁兹派（Deruz）居民共同感受失望和沮丧。此外，我还在非洲、大洋洲和亚洲的几个冲突地区进行拍摄。

诺姆说的是对的：要放弃并宣称我们无能为力是很容易的。对着电视机大喊我们的斗争失败了是很容易的。但世界不会因此改变一丝一毫。为了人类的生存和繁荣，有太多的东西需要去改变。我们的选择是：为了实现实质性的变化而努力工作，为了那些变化的到来而奋斗。虽然它的难度更大，但回报也更为丰厚。

这场将工作与斗争合二为一的旅程是激动人心的。我们所做

的不是牺牲，而是欢愉和享受。到我们的谈话开始为止，我与诺姆相交已经超过了15年。与他相遇、共事并直接受到他的指导，我感到荣幸之至。

我们分别后，生活一次次地将我抛掷到战场和冲突地带。我常常想起诺姆，想起我们之间的对话，并常常在自己的脑海里向他寻求帮助。当我面对困境时，我养成了一个习惯——回忆那句悬挂在诺姆办公室里的座右铭：“三种简单却强烈的感情支配了我的一生：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和对人类苦难无法抑制的同情。”

于马来西亚 哥达基纳巴卢 (Kota Kinabalu)

2013年3月26日

<http://andrevltchek.weebly.com>

目 录

序言 // v

- 第一章 殖民主义的残酷遗产 // 1
- 第二章 掩盖西方罪行 // 29
- 第三章 宣传与媒体 // 41
- 第四章 苏维埃阵营 // 77
- 第五章 印度和中国 // 105
- 第六章 拉丁美洲 // 121
- 第七章 中东与“阿拉伯之春” // 147
- 第八章 废墟上的希望 // 177
- 第九章 美国权力的衰落 // 199
- 时间表 // 233